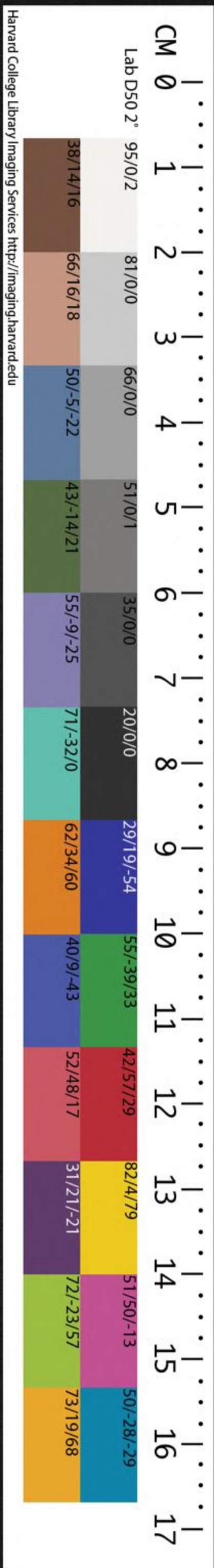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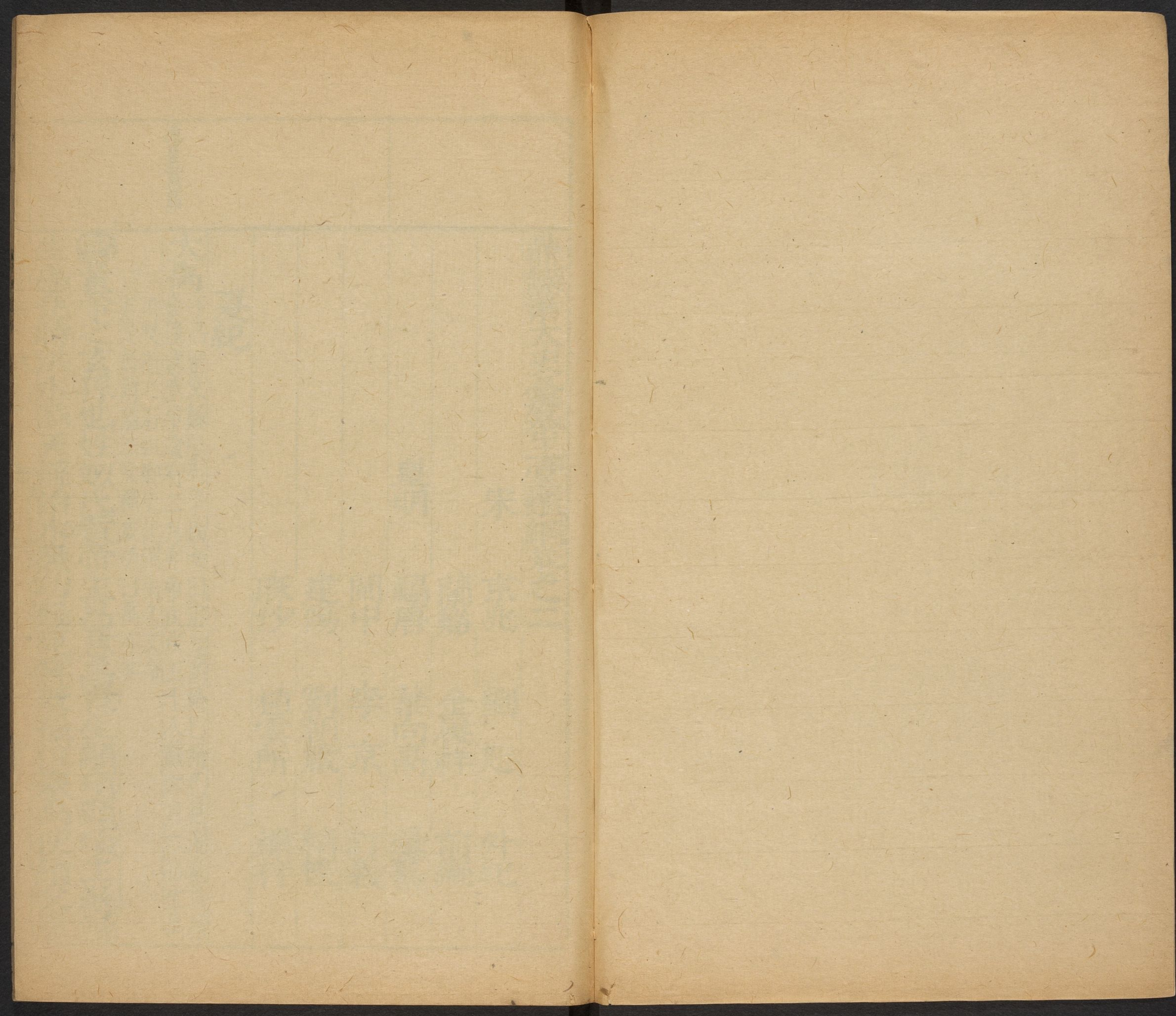


T 2512/4920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葉大史彙纂玉堂鑑綱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宋 京兆 劉恕 外紀

蘭谿 金履祥 前編

皇明 福唐 葉向高 彙纂

閩中 李京 訂義

建陽 劉朝箴 精校

麻沙 植雲所 繡梓

夏紀

大禹 字高密父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已脩已見流星貫昴

流星貫昴

於棘道之石組鄉史記謂禹名文命非是舊謂謚法受禪成功曰禹亦非

紀黃帝之玄孫也姓妘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

大禹聲律身度

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聲音應

身為度以身為法度

禹傷父鯀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

年過家之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立喬反形如箕

山行乘橦紀六反又丘遙反以鐵為之形如左準繩右規矩左

所用堪為人之準繩右以開九州楊荆豫青兗雍幽冀梁通九道九州之道陂障

九澤大陸澤雷夏澤大野澤彭蠡澤雲度九山會稽山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

無間山霍命益予與衆庶之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

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諸侯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

利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於六反可居謂四方深遠處可居也堯於是

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乃使禹為司空以宅百揆舜之

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使代已位舜崩禹遂即天子之位

編丙子元歲春正月禹受舜禪以金德王都安邑縣名屬平陽府國號夏

仍以建寅月為歲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為徽號改載為歲南巡

會諸侯于塗山國名今鳳陽府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王五等之主諸侯所執帛

玄纁黃三色附庸所執

編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

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旃音兆龜以別尊卑

等級

編懸鐘鼓磬石鐸金口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

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撻鞀

一跪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紀任臯陶益以國政初禹娶塗山氏女名曰嫫音喬生子啓辛壬

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紀古有醴酒一宿各乳漿成者醕也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鼓鞀求諫

十起三握

神禹疏儀狄

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紀是時天雨金三日

編丁丑二歲臯陶薨帝薦益于天

編已卯四歲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收天下美銅鑄

為九鼎以象九州

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禹盡生養斯民之道鑄鼎以為萬世準

胡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者愚竊以為為誣矣魍魎魍魎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

下車泣罪

編庚辰五歲巡狩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檀賣

子者

黃龍負舟

生寄死歸

紀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蠃音廷一也

一曰禹顏色不變須臾俛首低尾而逝守宮

編癸未八歲巡狩江南致猶會群臣於會稽今為縣屬紹興府舊名茅山禹巡天下登

茅山會諸侯計功因名會稽會計也稽考也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

紀有典則以貽子孫

編禹崩于會稽壽一百歲塋會稽葦席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

下無卽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

紀益避啓於箕山在河南登封縣天下諸侯朝覲及謳歌訟獄不之益而

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有典則以貽子孫

蘇轍曰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冊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

聖人不喜異

聖人之心淡
然無欲

舜禹心法授

天錫禹洪範

九疇

皇極以一御

八

天之識禹之

中心仁愛誠

敬之至

一孝立而萬

善從

大禹立功本

於孝

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受也使天下復
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

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

功尤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朱熹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

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

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人之心

淡然而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

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厄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

而天下有歸已之勢乎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

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

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如蘇子之言則是九世

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

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一桂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矣吾夫子

稱禹乃曰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

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

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鯀禹之

心從可識矣而其如此誠不忍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吾夫

子無間然之言其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

其於立功也何有觀禹即位之時任臯陶伯益以國政懸鐘鼓

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旂旒旒以別尊卑等級興學校以

重明倫之教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亾

立極垂統為

萬世準

觀河洛者思

禹功

柯挺曰余嘗閱往牒見儒先胡氏論禹曰禘嘗而郊鯀心竊惑

之及觀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乃發一喟曰胡氏之論其有據

與而不知其說之非也蓋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

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

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

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

禘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

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

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

堯舜與天下相忘

禹不傳均何得有子孫之保余以為舜封象于有庠則瞽瞍世有廟祀而虞思封虞胡公封陳列爵分土與夏商周相為終始但侯王之號異耳當堯舜之時熙熙皞皞帝力何有堯舜與天下尚相忘况宗廟子孫乎蓋堯舜之道猶天地之與萬物天道也夏殷周之于子孫也人道也舜以天道奉其親故其孝曰大武王以人道奉其親故其孝曰達要之皆中庸而已矣故孔子以為其義一嗚呼盡之矣

帝啓

禹之子也禹娶塗山氏生啓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乃繼世以有天下

紀甲申元歲啓既即位乃即鈞臺在河南府以享諸侯

編乙酉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

編丙戌三歲時有扈氏今西安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啓

召六卿征之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滅之作其誓

傳子非禹本

心
夫子定書而存其誓

夏啓奮發有為

人皆仰夏之功

太康啓之子也

編壬辰九歲啓崩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衛

編癸巳元歲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

編辛亥十有九歲王畋獵於洛水源出西安之表十旬弗歸有窮

之君后羿非堯時射日者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

以怨之太康既失國不得歸五弟御母以從遂都陽夏今開封府

太康犯禽荒之戒
皇祖之訓豈

胡一柱曰禹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邦皇祖之

訓豈欺我哉

金履祥曰三代所以盛以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摩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雖復有太康等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與後世不同故三代之亂九日之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為夜此古今之分也

紀辛酉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后羿乃立大康之弟仲康

仲康太康之弟

編壬戌元歲仲康即位羿為之相仲康肇位四海首命胤侯掌六

師

編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所舍之次

紀癸亥二歲維時羲和沉亂于酒遐棄厥司至於日食大變尚罔

聞知王命胤侯徃征之

命胤侯征羲和

林之奇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其篡乃在相之世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

胤侯翦羿羽翼

編甲戌十有三歲王崩子相立

帝相仲康之子

編乙亥元歲帝相既立時權歸后羿相為羿所逐居商丘縣名屬歸德府

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編壬午八歲寒浞殺羿初羿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以代夏

政羿恃其善射不脩民事淫于原獸好獵也棄武羅伯圮熊髡龍圍

夷羿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内宮人也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于

畋外内咸服羿猶不悛音佺改也將歸自畋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子不忍食殺于窮門國門名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國名浞自立

子不忍食殺于窮門國門名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國名浞自立

編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弑王于帝丘即商丘初寒浞因羿室羿之妻

生澆即羿及澆浞使澆滅斟灌斟鄩氏弑帝相后婚方娠逃出自竇

歸於有仍國名

少康帝相之子

緝其母帝相之后有仍國君之女也寒浞弑羿滅夏氏時少康方

在懷妊相后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少康既長為仍牧正牧官

之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為之庖正掌膳饈之官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

諸綸今平陽府榮河縣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以收夏衆而撫其官職夏之士大夫播遷者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灌鄩之遺民也舉兵滅浞而立少康焉

此真可謂中興以少康為魁

胡宏曰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上以少康為魁噫前王之所為後三之

師也可鑒已

編壬午元歲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浞于過國名使其子季杼滅澆于

戈國名乃歸故都即位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方夷來賓

少康潛發惟時

中興賢君臣

張栻曰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况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蛟龍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

胡一桂曰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跡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熊禾曰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羲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之地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者要之為君者有撥亂之志為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為定命故能臻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猶虞君

問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卒能中興何如古人之慮深遠

編癸巳十有二歲封少子無餘于越以奉先王墓祀隨陵麓而耕

種逐禽度而給食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居于秦餘春秋祀禹墓于會稽

編癸卯二十有二歲王崩子杼立

帝杼少康之子

編甲辰元歲帝杼既嗣立居位能帥禹之道故夏后氏報焉

少康成再造之功帝杼帥禹而為夏家有德之宗夏禹明德懋功夏禹典則備具

金履祥曰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坐享安靖况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

編戊申五歲征東海伐三壽獲九尾狐

編庚申十有七歲王崩子槐立

帝槐杼之子

編辛酉元歲帝槐嗣位

編癸亥三歲東夷來御

編丙戌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立

帝芒槐之子

編丁亥元歲帝芒嗣位以玄圭賓于河乃東巡狩于海

編甲辰十有八歲王崩子泄立

帝泄芒之子

編乙巳元歲帝泄嗣立是時六夷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從服始加爵命

之制

編庚申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立

帝不降泄之子

編辛酉元歲帝不降嗣立

編丙寅六歲伐九苑

編已未五十有九載王崩帝局立

帝局不降之弟

編庚申元歲帝局嗣立

編庚寅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厘音近又立音勤

帝厘局之子

編辛巳元歲帝厘嗣立

編辛丑二十有一歲王崩帝不降之子孔甲立

帝孔甲帝不降之子

編壬寅元歲孔甲既即位不務脩德諸侯多叛好鬼神之事肆行

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

紀甲辰三歲采牛首山在太平府之鐵以鑄劍

紀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是為成湯

編時天降乘龍二龍也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音似而未獲豢音患龍氏陶

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音柔馴也龍于豢龍氏訂義音昔

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代也豢龍之後祝融之後封於

豢龍一雌死潛醢音海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

于魯縣今汝寧府魯山縣

四靈莫靈于龍

趙弼曰四靈之物莫靈於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暝山嶽失形江河泛溢波濤震蕩孰能近之哉若可擾豢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必時或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豢之若以為真龍吾不信也

編壬申二十有一歲王崩子皐立

帝皐孔甲之子

編癸酉元歲帝皐嗣立

編癸未十有一歲王崩子發立

帝發鼻之子

紀甲申元歲帝發嗣立諸夷賓于王門而獻其樂舞

編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履癸立

履癸發之子是為桀按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編癸卯元歲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為無道暴戾頑狠貪虐

荒淫武傷百姓尚武勇而傷害百姓有趙良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狠天下顛

戰音怨而患之

編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幽今西安府邠州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

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編乙亥三十有三歲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有力能申鐵

鉤音索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瓊宮

肉山酒池

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二

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

紀丁丑三十有五歲商王癸薨子履嗣立始居亳今歸德府

紀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始用師征葛

紀己卯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今東昌府莘縣進之

于夏王桀伊尹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

程頤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熹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紀壬申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蘇轍曰伊尹既以處士從湯矣其適夏也湯進之也彼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其亂即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輔于是舍而歸商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于桀文王之于紂其不欲遽取者如此此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歟

伊尹陳素王九主之事

伊尹明其在

我伊尹兩截人

編壬辰五十歲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侈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

編癸巳五十有一歲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

紀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

編甲午五十有二歲是時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災異迭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

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蓋少俊乎桀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矣遂

囚逢而殺之殷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名獄已而

關龍逢直諫

得釋

申時行曰嗚呼古忠直之臣以諫殺身者自龍逢始世道之大變也聖人不辛變揖讓而為放伐賢臣不幸變都俞而為死諫然其生其死係一代之存亡有天下者可不念與

編夏亡殷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帥師以伐桀桀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及戰不勝奔於三膠之

國在兗州府定陶縣今有三膠亭湯又從而伐之放於南巢今廬州府巢縣三歲死于亭山湯封夏後至周封于杞今開封府杞縣

二君為商周
學問之功大
師保之責隆
昭烈孔明知
此道
孔明所以為
計慮者深
商家一代師
保之任

胡一桂曰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嫡之分固前定而嫡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為之抗世子之法耶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為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三代而下昭烈孔明蓋知此道矣後主以闇弱之質孔明所以為之計慮者深矣微天奪孔明之速漢業猶可維持而未墜也雖然亦在其委任權力如何耳商家一代師保之任迄于其亡然以三仁之賢既不

能止商辛之暴則於此又將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傅而早諭教之至於託孤受遺之際尤必重其任焉則庶乎其可矣
薛應旂曰易曰震無咎者存于悔桀不改過而悔不殺湯可謂之死不悔者矣向使悔過改圖則湯固桀之賢臣將輔與禹業祀夏配天不啻若少康之靡也嗚呼
條之戰南巢之放豈其得已哉

右夏十七王起禹丙子止桀甲午共四百三十九年

卷之三終

鼎鑿葉大史彙纂至堂鑑綱卷之三

宋 京兆 劉恕 外紀

蘭谿 金履祥 前編

皇明 福唐 葉向高 彙纂

閩中 李京 訂義

建陽 劉朝箴 精校

麻沙 植雲所 繡梓

商紀 湯初號商後盤庚改殷

成湯 按謚法除殘去暴曰湯

紀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

高禘玄鳥之祥

狄祈于高禘有玄鳥之祥遂生契契事唐虞為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圍曹圍生

白氣貫月

為善者皆在王官

解網更祝

天下惟有道者可以處

宜宜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

壬主壬生主癸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為

成湯湯聘伊尹任以國政問之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

否伊尹曰明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

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湯出見人張網

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也吾網湯

曰噫盡之矣惜其盡取也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桀無道暴戾殘虐萬姓伊

尹相湯伐桀費昌費之裔前歸湯為御與桀戰于鳴條地名在平陽府安邑縣桀師

敗績湯遂放桀于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子惟

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即天子之位

都于亳今歸德府

編乙未十有八祀未嘗改元仲虺作誥以告王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性之為言昉乎此

湯任綏猷之責

當為誥書第一

湯誥與武成大不同

兼向高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為言實昉乎此克綏厥猷惟后為一篇之綱領夏王成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眾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猷之責茲朕未知獲戾而下欽然戒謹恐懼之意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愾淫各守爾典是乃所以綏猷而萬邦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是其為書辭忱義密當為誥書第一與武成大不同矣

編春三月湯即天子位及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所喜

遠近歸之乃改正朔自夏前皆是建寅之月為正月湯既革夏命

乃以建丑月為正月改歲曰祀行甲寅曆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為

徽號服皞音許冠而縞衣

編是歲大旱

紀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

三公通于天

三公所以參五事
事宗不失謂大順

桑林禱雨
湯以六事自責
問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於水旱何如

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

編戊戌二十有一祀，大旱，伊尹言于王，發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通有無於四方，以賑之，民是以不困。

編辛丑二十有四祀，大旱，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謂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

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

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乃數千里。
南軒曰：史載成湯禱雨，乃有剪髮斷爪身為犧牲之說。夫以湯之聖，當極旱之時，反躬自責，禱于林野，此其為民籲天之誠自

作銘以為警戒

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聖王豈信其說而毀傷父母遺體，豈聖人所為哉！此野史謬談，不可信也。

紀作大濩樂，時天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

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

編作囿，取禽獸以奉宗廟。

紀祀棄為稷。

紀丁未三十祀，王崩，在帝位十三祀，壽一百歲，太子太丁早卒，次

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子太甲立。

立賢不易之中道，周公未得盡行其志。

熊禾曰：嘗讀孟子至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而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禹稷契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為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魯，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邶若却，皆列為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夫主於賢，則有德是視，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周公亦未得盡行其

志也 胡一桂曰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

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

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即克寬克仁之主我

武惟揚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觀天則知聖人矣

胡宏曰史遷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任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其非實二帝官天下

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為敬宗尊祖且本支

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

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

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

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史遷陽甲之

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

如 邵康節極數 知米

天下無大事

聖人遇變而通 聖人達自然之數

公儀仲子舍孫立子 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 問成湯合嫡孫而立外丙仲壬果否何

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非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于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証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又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許仲翔曰五帝之禪三王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太甲 湯之嫡孫 太丁之子

紀戊申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祠告于先王秦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胡安國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未嘗改月也

編王祖桐宮湯墓所在平陽府曲沃縣居憂王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

伊尹一大鑪

金履祥曰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陰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為天子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使之居憂于此所以訓之勿使之終身迷也君高悽愴以起其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蔬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治太甲所以克終厥德也歟吁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紀乙卯二祀王在桐宮

太甲處仁遷

編丙辰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太甲居桐三年自

義太甲增修厥德

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居于亳太甲增修厥德諸侯咸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

蘇軾曰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邱墮費三相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處以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咸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

伊尹創此大義

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冀以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

四百餘年有此精微之論

太甲為商令主

王世貞曰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思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湯學於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天下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尹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

善論權者莫如孟子

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為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人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况餘人哉

紀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編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立

沃丁太甲之子

答單順伊尹所行之事

編辛巳元祀沃丁嗣立委任賢臣答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

編戊子八祀阿衡伊尹薨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冢七里咎單訓伊尹事述伊尹之事作沃丁一篇以訓戒王

編巳酉二十有九祀王崩弟太庚立

太庚沃丁之子

編庚戌元祀太庚嗣立

編甲戌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立

小甲太庚之子

編乙亥元祀小甲嗣立

編辛卯一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巳立

雍巳小甲之弟

編壬辰元祀雍巳嗣立商道寢衰諸侯或不至

編癸卯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太戊雍巳之弟太庚之子

紀甲辰元祀太戊立伊陟尹之子為相亳有祥妖怪也桑穀共生于朝

一暮大拱二木合生不恭之罰也大戊問於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

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

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

紀丙午三祀諸侯畢朝遠方重復譚傳四夷之言曰譚譯釋也而至

者十六國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大修成湯之政商道復

興
紀甲子二十有一祀命中衍伯翳玄孫為車正

編戊午七十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立

仲丁太戊之子

太戊修先王之政

編 巳未元祀仲丁嗣立

編 甲子六祀是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自亳遷都于囂音敖在開封府河陰

縣即敖倉也

細 藍夷為寇仲丁征之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

編 辛未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外壬仲丁之弟

編 壬申元祀外壬嗣立

編 丙戌十有五祀王崩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外壬之弟

編 丁亥元祀河亶甲立是時囂都有河決之害遂自囂遷都于相

今彰德府

編 乙未九祀王崩子祖乙立

祖乙河亶甲之子

編 丙申元祀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相而遷都

于耿國名今蒲州河津縣

紀 甲辰九祀王在耿為水所圯王懼徙都于邢今順德府以巫咸之子

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商道復興

編 甲寅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立

祖辛祖乙之子

編 乙卯元祀祖辛嗣位

編 庚午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沃甲祖辛之弟

編 辛未元祀沃甲嗣位

編 乙未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祖辛之子

編丙申元祀祖丁嗣立

編丁卯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沃甲之子

編戊辰元祀南庚嗣立

編壬辰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祖丁之子

編癸巳元祀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爭立比九

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商道復衰

編已亥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盤庚陽甲之弟

編庚子元祀盤庚嗣立時商道寢衰邢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邢

作書生四諭臣民

盤庚行湯之政

先王勞民不怨

以口舌代斧鉞

三篇有六善

一舉而六善立

孔子取訓後世

藹然温厚之意

盤庚遠慮絕識

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三篇以告諭臣民遂遷于亳

從湯所都改商曰殷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

蘇轍曰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亾而復興也

胡宏曰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憑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為戒五也叙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屑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而訓後世也

王世貞曰盤庚遷都非為已利也為民避患也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予迓續乃命於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藹然温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

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亾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哉

賢哉

識豈不賢哉

賢哉

賢哉

賢哉

編丁卯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小辛盤庚之弟

編戊辰元祀小辛嗣立殷道又衰

編戊子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小乙小辛之弟

編己丑元祀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競

紀甲寅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于岐今鳳翔府岐山縣改國號曰

周亶父積德行義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邠處岐周三

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編丙辰二十八祀王崩子武丁立

武丁小乙之子

紀丁巳元祀武丁嗣立居喪三祀不言恭默思道以其盤為相百

官總已以聽于冢宰

高宗恭默思道

紀己未三祀既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

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相以總百官又置諸左右朝

夕納誨以受學焉說乃陳說命三篇用訓于王進諫論列天下之

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訂義武丁夜夢得望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

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岩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岩見於武丁

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姓

之號曰傳說○胥靡聯繫相從服役囚徒之名虞虢之

界澗水壞道當役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

呂祖謙曰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

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即付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帝不知

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艱之事以堯觀之高宗

似失之畧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其理不可不深思

君臣道合

問高宗之得

傳說也以堯

文王之得呂

望也以卜何

如問堯之試舜

高宗之任說

同一命相而

詳畧不同何

彌

夢帝賚以良

弼

問高宗之得

傳說也以堯

文王之得呂

望也以卜何

如問堯之試舜

高宗之任說

同一命相而

詳畧不同何

三五五五

七

高宗知所本

用人當如堯
試舜

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
死姚宋去則終于亂無他不以身心為急也高宗得傳說為相
未及朝政庶事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拳
于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而高宗亦知所本也
章懋曰嘗怪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
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而當時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
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
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
光武以識用王梁此豈足信哉
後世用人者當如堯試舜可矣
唐順之曰傳巖之野去亳都甚遠也版築之夫之賤去天子甚
遠也非有左右為之先容也非有士大夫為之汲引也此兩不
相遇也兩相求而兩不相遇于是乎有夢夢也者其相求之至
而天為之遇也遇可知也其遇之之故不可知也天也其夢也
高宗不知也其見夢也說不知也高宗曰嘻我何以夢傳說曰
嘻我何以見夢而不知天為之遇也其所謂出乎人而參乎天
者耶其始之相求也其所謂積之久而存之素者耶其終之相
遇也其所謂又似乎適相值者耶嗚呼亦妙矣蓋所謂幾者也
抑不特高宗也叔孫氏之得豎牛也亦以夢夫叔孫之得豎牛
以惡幾感之者也高宗之得傳說以善幾感之者也感之以善
則善至感之以惡則惡至
是故君子必慎其所感

紀壬戌六祀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鳴也祖已臣訓諸

反已以思王
道

王訓載在商書**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

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雉羽也

至誠與天地
合為一體
高宗精神與
天地相通
高宗過厚之
應

呂祖謙曰災異有二人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
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
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為一體性情之差少有過
失災異立應如是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之變
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
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憲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
之間畧有過厚飛雉隨
而應之過於厚亦過也

編戊子三十有二祀鬼方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熏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

契丹今名韃靼無道武丁伐之三祀乃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

道復興

編丁酉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歷

編乙卯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立

祖庚高宗之子

編丙辰元祀祖庚嗣立

編壬戌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祖甲祖庚之弟

編癸亥元祀祖甲嗣立。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不以為義。逃于民間。及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紀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古父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古公薨。季歷嗣立。

編乙未三十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廩辛祖甲之子

編丙申元祀廩辛嗣立

編辛丑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庚丁祖甲次子

編壬寅元祀庚丁嗣立

紀乙巳四祀周世子昌。萃養季歷。

編壬戌二十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武乙庚丁之子

紀癸巳元祀武乙嗣立。復去亳。徙都于河北。中國微弱。東夷寢盛。分遷海岱。漸居東土。

紀丙寅四祀王崩子太丁立。初武乙無道。為偶人以土木為之。謂之天神。與之博雙陸也。令人為去聲代也。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以明罰也。為革囊。

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太丁武乙之子

編丁卯元祀太丁嗣立

編戊辰二祀命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編己巳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帝乙太子之子

編庚午元祀帝乙嗣立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賜之圭瓚以圭為瓚所以釀酒灌地以降神者

為侯伯

編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立為西伯

紀辛巳十有二祀周西伯昌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

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歸之伯夷

叔齊在孤竹今平水府聞西伯善養老亦往歸之太顛闔天散宜生鬻

子辛甲皆往歸之鳳皇鳴于岐山

紀甲申十有五祀岐周地震

紀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昌生子發初昌為世子娶于有莘曰

太姒太姒不妬忌生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

德西伯以為世子世子師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次曰旦旦師於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

紀癸巳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獫狁

編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時商道益衰帝乙有三子長子

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后賢紂尚少帝

乙及后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

子乃立辛

聖人不世出

聖人未嘗執

一帝乙不知變

之過

此萬世無弊之法

胡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亦以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

過即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然大君人命所繫與此

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

而終不失為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此

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

而如此道商之上世猶未可知矣

十二

受辛帝乙之子是為紂按謚法殘義損善曰紂

編丁巳元祀紂嗣立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擊也又拒

也止猛獸之屬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已之下

箕子諫象箸

編紂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筋同以象牙為之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

象箸王杯

不盛以土簋瓦器也內圓外方以盛黍稷將作犀王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羨藜

苦藜也衣短褐毛布也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

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

吾畏其卒

吾畏其卒也終也

紀癸丑七祀周西伯有疾世子發與弟旦孝養

編甲寅八祀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都葛反已女焉妲字已姓女去聲妲已

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乃使師延史作涓作朝歌

今衛輝府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編造鹿臺在朝歌城中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

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倉名在衛輝府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音疲苦萬

民之力故狗馬奇物充牣滿也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在順德府平鄉

酒池肉林

縣東北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鄲及沙丘皆有離宮別館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音羅

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

編諸侯有叛者妲已以為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鬻

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

使有罪緣之緣柱而過紂與妲已以為大樂名曰炮烙音洛置肉於火

灼肉之刑

紀丁巳十有一祀紂以周西伯昌及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

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又剖孕婦

視其胎斲音雀斲也朝涉之脛視其髓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紂紂

乃囚昌於羑里音獄

紀戊午十有二祀周西伯昌演易於羑里初紂欲殺昌昌曰吾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演易之六十四卦各為彖

明天人之道以順受退之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退之知文王之心

此言為得其乎

西伯獻洛西之地

程頤曰韓退之拘幽操曰目揜揜方其疑其盲耳肅肅方聽不聞聲朝不出日今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方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方天王聖明此退之之善誦文王也蓋其曰臣罪當誅方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朱熹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蓋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編己未十有三祀西伯昌之臣散宜生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氏之九駟及奇恠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指美女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方矢斧鉞得專

征伐為西伯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昌昌率殷叛國以事紂

均在化育之中文王受命之實

胡宏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况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

紀庚申十有四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今平陽府平陸縣芮今平陽府芮城縣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

吾所爭周人所耻

虞芮爭田讓田何如

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耻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

紀辛酉十有五祀西伯得呂尚初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

西伯獵得師

當有聖人適

周
西伯尊呂尚
為大公望

獵上之曰非龍非麇音離祥瑞獸也非熊非羆音皮熊似豕羆似熊長頭高脚非虎非貔

毗音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即渭河水在西安府渭南縣與語大

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

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紀壬戌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于程一作郢即畢郢

紀癸亥十有七祀西伯伐耆

紀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邶

紀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因作豐邑今西安府鄠縣徙都之

紀西伯立靈臺高二丈周面一百二十步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

雲物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更曰此無主矣西伯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

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於是三分天下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西伯澤及枯骨

奄有其二西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紀丙寅二十祀周西伯昌薨子發立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

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君王寢疾

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

與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

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

可無何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

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迺薨葬于畢壽九十七

此三者道之所以止

胡一桂曰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

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翦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於

口亦決不萌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

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

高祖駭世俗之言
太王非有翦

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

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鷲害乃不諧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有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

紀癸酉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子誦發納呂望之女曰邑姜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

編丁丑二十有一祀周西伯發東觀音兵至于盟孟津古渡名今南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所尚色白魚躍入舟中是殷命歸

白魚入舟

周之兆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安定之意烏孝鳥武王卒父大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朱熹曰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亾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

德澤未亾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

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兵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矣夫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蔡沈曰孔氏以為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魯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觀兵而後伐紂謬訛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蒙千百年魯君之惡嗚呼惜哉

編西伯發戡也黎今潞安府黎城縣殷人大震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

王通曰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

先王涵養之

先王涵養之

釋

此秉勢之至情

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彛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編戊寅三十有三祀是時紂愈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殖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諂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

聖人心有七

竅

有諸乎遂殺比干剗視其心

熊禾曰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為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為之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連播遺黎真是至死不貳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疋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一代風俗最美
三仁不負先王之心
凜乎萬世君臣大義
微子抱祭器歸周何如
武王下車訪道
箕子授聖大法
商家一代之心風俗

紀已卯三十有三祀西伯發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

比干二人紂叔父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

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紂與戰不勝自焚死殷

右商二十八君起湯乙未止紂戊寅共六百四十四年

鼎鑿葉太史彙纂玉堂鑑綱卷之四

宋 京兆 劉恕 外紀

蘭谿 金履祥 前編

皇明 福唐 葉尙高 彙纂

閩中 李京 訂義

建陽 劉朝箴 精校

麻沙 植雲所 繡梓

周紀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

文王 名昌王季之子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

紀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 姜姓嫄字 姜嫄為帝嚳元

也 大配也 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而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 隘狹之巷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

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水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無人道而生子。或以爲不祥。故棄。初欲棄之。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養之。

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志不凡。屹然如大。人之有所樹立也。其遊戲

好種樹。植也。麻菽。豆也。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

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郃。音台。今西安府

武功縣。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

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西方也。狄。北方也。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

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今陝西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喻立。毀喻卒。

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

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

戴之。薰鬻。北夷種落。戎狄攻之。古公遂去豳。渡漆沮。在汧陽縣。踰梁山。在鳳翔府

岐山縣東北止於岐山之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公於岐下。及

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其妃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訂義。太姜太王之妃。生

姜有色而貞。順率道。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

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之妃。太任之性誠。一端莊維德之行。及其

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太任生子昌。有聖瑞。訂義。尚書

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郛。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

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

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此蓋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今蘇州府

文身。刺其身。塗以丹青。示不可爲君也。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王季。

泰伯讓位于季歷

文王生有聖瑞

古公復脩后稷公劉之業

公劉脩后稷之業

三才圖會

二

比去聲也。于諸弟及即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每晏

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去聲於閔天，諏於蔡

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萬民，及崩太子

發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紂丁卯二十有一祀，發即西伯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

旦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皆姬姓之徒，皆左右王。率脩文王緒業。

歐陽脩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果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編 己卯周十有三年冬十一月癸巳，周王發帥師會諸侯伐商。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金履祥曰：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嗚呼賢者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夫。

編 春正月，周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誓師伐商。戊午，師畢度盟津。諸

侯咸會。陳師牧野。地名在衛輝府城南商紂聞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王。

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以大卒馳於

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戈柄受人而不反，自攻其後也。

戰以歸。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及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

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妲己。

方孝孺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故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

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前編削之宜矣

紀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遂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王伐紂載西

伯木主以行伐紂乃繼父志故載文王神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

而去之至王定天下天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遂隱于首陽

山在蒲州東南即雷首山也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陳謙曰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而伯夷叔齊恐萬世之無君此義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二者道悖而同歸此義並行而不相悖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

武王憂今日之無君

伯夷憂後世之無君

伯夷不怨武王

二老無負文王所養

太公伯夷易地皆然

夷齊植萬古綱常

武王視殷民如子

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怨也

羅景綸曰太公之鷹揚伯夷之扣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辦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也

紀王入商及商政初王既克殷問群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

習于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

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視

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

武王視殷民如子

商容論畢公
太公周公武
王何如

聖人見惡不
怒

紀王之伐商也。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觀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如之。見王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紀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國名今開封府叔鮮國名今汝寧府、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

紀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亡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

鼎夏禹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三代傳國寶也。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武王遷之，成王定之于郊，鄗秦昭王取之。**寶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在衛輝府城北三十里，命宗祝饗祠于軍。

微子膠鬲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又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乃罷兵西歸。

編夏四月，王來自商，歸馬華山之陽今西安府華州，放牛桃林之野在陝西寶縣，倒載干戈，包之虎皮，車申衅音釁，以牲血塗之也，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

至是見武王之心

呂祖謙曰：天下之責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爲之，若是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忍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紀己卯，王踐位，諸侯受命于周，尊王爲天子。王始改正朔，建寅之月爲正，中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半夜爲朔。以建子月爲歲首，改

祀曰年。色尚赤。服以冕。乃祀于周廟。追王古公。實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因定謚法。諡以尊名。故諱名立謚。柴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武功之成也。

尚父陳丹書

藏約行得

聞言書銘

編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恒也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彊者以力自矯也。若徇其枉所偏不自矯。探則終於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劔弓矛各為銘焉。**訂義**：王聞書言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皆德則崩。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易知者于此。

箕子陳洪範

封箕子而不臣

武王所以為皇極之君

褒封元聖之後

紀王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書名洪大也。範法也。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遂封箕子于朝鮮。音招。仙在遼東外徼。而不臣。**訂義**：箕子在朝鮮。施八條。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省簡文條。而用信義。

呂祖謙曰：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臣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也。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與蘇轍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編大封建諸侯于天下。初王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帝舜之後

南府閩鄉縣

武王大封功臣謀士

於陳今開封府大禹之後於杞縣名屬開封府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

首封於營丘今青州府曰齊封周公於曲阜縣名屬兗州府曰魯弟叔鮮于管

榮澤縣今開封府召公奭於北燕今順天府畢公高於畢今西安府叔度於蔡今汝

上蔡縣屬平陽府叔振鐸於曹今為州屬兗州府叔武於邲今省入兗州府汶上縣叔虔於霍今

陽府康叔封名聃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

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

侯班賜宗彝鬱鬯也有三品上曰鬯分殷之器物於諸侯

紀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吁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方孝孺曰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仲子以託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絜身自遠斯可已

伯夷未臻堯舜禹之道

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蕪頑立懦足可為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其為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李京曰夫子許夷齊為無怨乃司馬子長叙之無不是怨今觀其歌怨即非耶太公以義士稱之孰謂義士而有怨心哉夫始也伯夷與太公歸周終焉一出而忘殷一隱而死殷跡若殊而志之所立各有所就是太公以臨淄為首陽夷齊以首陽為虞夏其于義均協而已矣

武王威德遠暢

編庚辰十有四年王威德遠暢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

來貢使無忘職業肅慎氏東北夷也貢楛音苦木名可以為箭矢石磐音奴大鏃

也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

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編西旅西夷之國底貢厥獒犬高四尺也召公以獒非常貢易啓人主異好

下不可以示諸侯乃作書名曰旅獒用訓于王

蔡沈曰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于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

召公用訓于王

周公留周佐

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哉

編遷都于鎬今西安初諸侯各之國惟周公留周佐王王謂周公曰

自洛汭在河南府鞏縣延于伊汭在河南府盧氏縣居易平也無固險也其有夏之居

我南望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北望嶽鄙都鄙也近嶽之邑顧也瞻仰視有河即黃

河在河南粵審察也瞻伊洛二水名母遠天室將營周居於洛邑今河南府

遷都于鄗號曰鎬京而文王之廟乃在豐今西安府鄠縣

編立徹法建學養老作樂曰大武言伐暴除害成武功也

編王有疾周公曰為壇祝告天王季文王求以身代王史錄其

冊祝之文藏於金滕櫃中王翼日乃瘳

編辛巳十有五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

編壬午十有六年夏箕子來朝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欲

哭不可欲泣則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麥芒之貌禾

黍油油黍苗光悅貌兮彼狡僇紂兮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為流涕

編乙酉十有九年冬十二月王崩壽年九十三太子誦立周公旦

位冢大宰治也正百工

萬世彞倫之道明崇德報功之兼盡所以垂拱而天下治

胡一桂曰武王之為君也大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彞倫之道明次之為冊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織之為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於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編丙戌元年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

南面負背音依三禮圖冢之狀從廣八尺以朝諸侯

蘇軾曰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

周公負衷以朝諸侯

周禮卷之四

公何以安之耶

吳澄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在殷之高宗已然豈特周公行之哉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此論周公者所當知

抗世子法於伯禽

紀王幼不能泣昨周公相踐祚而治抗舉世子法於伯禽欲令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王有過則撻伯禽責其能盡事君之道所以示王世子之道也

旦奭夾輔王室

紀周公旦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公攝政當國召公奭疑之作誥以告召公奭奭乃說旦與奭夾輔王室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近義齋時

編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紀王冠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齋於時齋愛也

時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又祝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

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編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太

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述職周公曰何族也曰吾簡其君臣禮

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習俗革

其禮舊禮也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

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

尊賢而尚功尚有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

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寢弱矣

紀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皆文流言謂言如水之流曰公將不

握髮吐哺慎無以國驕人

齊魯報政遲速何如

平易近民民必歸

問太公治齊周公治魯何如

利於孺子。指成王。王疑周公，周公乃避位，出居于東土。取易之三百

八十四爻，各繫以辭。

朱熹曰：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聖人之心公平正大

周公盡其忠誠

編 丁亥二年，王聽政，周公居東，東人喜得見周公，作詩美之。

編 戊子三年，周公居東，作詩以貽王。即幽風。鳴鶉篇。

編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雷與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大恐，與大夫

盡弁，卜以啓金滕之櫃，見周公請代武王之事，執書以泣，乃出郊

迎周公，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編 奄君薄姑武庚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

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詳

周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三叔以王室之病。淮夷徐

戎皆叛。

紀 周公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地名在開封府。降霍叔為庶人。

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

古商丘地，今為歸德府。用殷之禮樂於周，為客待以賓禮，而不臣。

周公不失其聖，周公德音不瑕。

問舜待象，周公待管蔡，不同何如？

聖人同歸于道。

程顥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范祖禹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

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

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陳傅良曰：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其賢子，則隄防之具也。

周公可謂知所畏

四聖維成王

編周公東征凱還作詩以勞士卒

編已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

紀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王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周公常立于前導天子以道太公常立于左輔天子之意召公常立于右拂音弼天子之過史佚常立于後承天子之遺忘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紀周公作立政戒王

紀庚寅五年遷殷頑民于洛邑夏五月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蒐于岐陽因盟于諸侯

編辛卯六年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編交趾古南交地今安南國南有越裳氏南方國名復也三譯音譯亦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老人之髮白復黃色常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音駟車四面有屏蔽也車五乘皆為南向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南蠻國名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中其王乃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潰者夢神賜之弓旦詣神祠得弓遂汎海至扶南葉柳懼而降之混潰遂納為妻而據其國海際基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為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取正四方使不迷所向也

宜悉而周公勸之以法祖若不屑於留天下而欲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上者嗚呼周公可謂知所畏矣

越裳來獻白雉

海不揚波

中國有聖人

服遠人而正四方

四聖維成王

周公可謂知所畏

周公東征凱還作詩以勞士卒

已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

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王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周公常立于前導天子以道太公常立于左輔天子之意召公常立于右拂音弼天子之過史佚常立于後承天子之遺忘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周公作立政戒王

庚寅五年遷殷頑民于洛邑夏五月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蒐于岐陽因盟于諸侯

辛卯六年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交趾古南交地今安南國南有越裳氏南方國名復也三譯音譯亦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老人之髮白復黃色常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音駟車四面有屏蔽也車五乘皆為南向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南蠻國名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中其王乃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潰者夢神賜之弓旦詣神祠得弓遂汎海至扶南葉柳懼而降之混潰遂納為妻而據其國海際基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為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取正四方使不迷所向也

四聖維成王

周公可謂知所畏

武王如武王之志定鼎郊鄩

其意在乎利周人以德化為本

編庚辰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以王業所由起也是為西都將營成周謂王業所由成也居於洛邑而未果至是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郊音育即河南洛陽鼎即禹所鑄者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後傳世歷年八百餘故曰周過其歷

劉恕曰後世謂左氏在周末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捨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二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繆不可彊通也
丁奉曰孫部卜年卜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欲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而豈卜年世耶予觀書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所謂得卜者蓋亦年世悠久之云也然則周人既以德化為本而亦以年世為願苟非年世之久則德化何從洽哉此見孫部之論亦偏矣

編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興工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為天下之所湊制為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千里分為百縣縣

洛邑天下之中

為四都都有鄙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以天時言則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中

周公又營成周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西都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于東都

周家所以為忠厚

有周安殷之難

周公所以畏而不去

王通曰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而安業其頑嚚喧逐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酗暴姦宄逋逃匿隱未嘗伏辜加以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而為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群兇周家積累有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為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蘇軾曰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大誥等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

紀癸巳八年周公分正東都

紀王命蔡仲復封之蔡仲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

王復封焉

金獲祥曰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于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憫管蔡之失道固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其至闔閭之事辭愈詳事愈下感嘆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也觀者思之

桐葉封弟

紀甲午九年封弟叔虞于唐今保定府唐縣初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

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史太佚請擇曰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

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

唐侯

呂祖謙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則改之可也史佚戒成王慎言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爲過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丁奉曰柳子厚剪桐戲封辨謂周公不當成其君不中之戲而教王遂過又謂以地以人與小弱弟不得爲聖愚謂當時萬機

召公賡歌進戒

紀乙未十年王游于卷阿地名召公從因王之歌賡歌以進戒

編王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

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出言不依而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讐也夏殷

之民讐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

紀丙申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王周公薨于豐初公在

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薨王亦讓葬

周公于畢文王墓在焉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王以周公有勲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周公作無逸

臣子之分所當爲

程顥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皆用之群

問商多賢君
宜世之過於
周周之賢君
不如商之多
而其久於商
者乃數百載
何如

成王真得實
造之學

成王微指蓋
在此
畢公四世元
老

公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
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蘇轍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以無犯上難制之民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也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編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呂祖謙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麗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然平日與周公比肩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之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闢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王之于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編丁酉十有二年巡狩朝諸侯于方嶽因行黜陟之典

金履祥曰此王者所以一道德同風俗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紀戊戌十有三年立九府圜法初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

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龜以卜占貝以表飭又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其名有多少兩

九府圜法

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以下各有差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

圜即錢謂均而通之也一寸而重九兩九府大府王錢圜函方輕

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

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紀壬戌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懌作顧命太保奭芮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音昭乙丑王崩

程頤曰人主守成業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然其所以成德者則由周公也周公之輔成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而化與心成也

人主守成業
而致盛治
成王成德由
周公

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

二篇中切要之語

成王學力之到

周公造就之妙

百代正禮

胡一柱曰成王之時外變雖寧而王猶有疑周公之心故周公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以辭以承文考之志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矣營洛邑為王城而郊鄆之鼎以定營成周於東郊而殷民之頑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樂以象武王之伐功今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之有倫朝覲巡狩之有法讀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拳拳不忘殷民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敬典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之到而實周公造就之妙歟

呂祖謙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桀格苗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桀朝廟而訪群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群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群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康王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及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編癸酉元子釗麻冕黼裳即位朝見諸侯于應門內諸侯聽命出王釋冕及喪服。

朱熹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

傳授國之大事王侯以國為家

畢公保釐成周

召公治得民和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

召公巡行鄉邑

思政懷棠

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康王名釗成之子按謚法溫柔好樂曰康

編癸亥元年諸侯來朝王作康誥徧告之宣示文武之功業乃朝見諸侯於艷宮在鄆縣東由是諸侯率服。

紀甲戌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

編戊寅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

編戊子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謚曰康初召公治西方甚得

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

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棣杜藜也之下以

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及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

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詠之

積基樹本

安民立政其
揆一
成康有唐虞
之風
泰和在唐虞
成周宇宙間
貞元會合之
運

紀王崩子瑕立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史作刑措也四十餘年不用

民不犯法無所用刑也

于寶曰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胡一桂曰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國固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而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者歟
丁奉曰王充論衡云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聖不能使一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疎可也言其刑措不用後儒之增飾也然雖增飾亦足為人主欽恤之勸矣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按謚法儀容恭美曰昭

紀已丑元年

編壬寅十有四年魯侯弟漵弒其君幽公而自立

紀已卯五十有一年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微星名大帝室太乙之精也

井水溢王巡狩返濟漢水名在漢陽府城北禹貢漢濱人以膠膠

船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畿內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皆溺死子滿立

穆王名滿昭王之子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紀庚辰元年

編壬午三年命君牙音雅為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正作冏

命

呂祖謙曰穆王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觀諸君牙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然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逸不克保始而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不可猶亦不失為有周之令主也

紀丙申十有七年王西征見西王母徐夷徐州屬南直隸作亂率九夷以

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偏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羸

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

穆王不失為周之令主

徐子賴文德而不明武備

周以趙城封造父

朝者三十六國王正西巡狩樂而忘反聞徐子僭號乃命造父六世孫為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關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穆王乃以趙城縣名屬平陽府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國

趙之祖

柯挺曰夫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久矣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于天下方乘八龍西游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為仁子子以為義以聾瞽東方諸侯而諸侯之爭辨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為止於是而王業因可圖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為天子諸侯所不容而身與國俱沒偃王乃謂吾好仁義之道故至此嗚呼藉令偃王誠知仁義之為道而力行之則天下風走而響應湯武之業可成矣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為仁義而徒假借仁義之名故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左矣

紀初王得八駿馬

一騂騮二騶駼三赤驥四白兔五驪渠六黃龍七黑驪八山子又曰絕地曰翻羽曰奔宵曰起景曰踰輝曰超光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音韶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

之情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

李京曰穆滿雖有巡遊之過然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而祗宮考終蓋亦善補過者乎是以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英主矣而奈何楚子之不悛也

紀甲寅三十有五年王將征大戎即昆夷也今長沙武陵蠻亦其種祭公謀父諫

曰不可先王耀明德不觀也兵夫兵戢而時動謂三時務農動

則威也觀則玩也玩則無震也懼也是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甸服

邦外侯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

圻謂之賓服常以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要服戎翟荒服荒服

謀父作祈招之詩王度式玉式金

穆滿世之英主

先王耀德不觀兵

遠方諸侯也與戎狄同俗故
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謂也
甸服者祭祭供日侯服者祀祀供月賓服

者享享供時要服者貢貢供歲荒服者王王王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先王之訓也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

祭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

之辭言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勞也民於遠是以

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天戎氏以其職來王謂其嗣子以其貴珪來見王也而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頓也乎王

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編己巳五十年王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誥四方

王通曰呂刑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創于有苗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不可宥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干緩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於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

呂刑有三代之遺風
穆王曲盡典獄情偽

穆王仁民之意厚
孔子所以有取
孔子思狂狷之意

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胡宏曰穆王耄荒德雖下衰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偽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編甲戌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年一百有四歲子繫扈立

共王名繫扈穆王之子按謚法既過能改曰共

編乙亥元年

紀丁丑三年王游于涇上水名在平涼府密姬姓之國康公從有三女奔不由媒氏

密康公私受之而不獻于王王滅密

胡一挂曰密康公從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德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編丙戌十有二年王崩年八十四歲子囂立即艱字

懿王名囂共王之子按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心字三

紀丁亥元年周綱不振徙都于槐里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即犬丘城

編戊子二年是時王室既衰詩人作刺

編辛亥二十有五年王崩年五十歲弟辟方立

孝王名辟方懿王之弟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紀壬子元年自懿王以來德政不脩詩人作詩譏刺至是王室愈

微

編甲子十有三年惡來革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

馬汧今鳳翔府渭源縣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邑

於秦今鞏昌府使續柏翳後即秦之祖也

編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冰

胡一桂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霍雹戾氣也陰協陽臣侵君之象也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夫

編丙寅十有五年王崩年六十五歲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

夷王名燹懿王之子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夷

編丁卯元年觀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金履祥曰孝王崩諸侯共立懿王子燹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王加禮下堂而見之自此王室衰微未為例矣

編己巳三年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今為府屬山西之戎至于

俞泉地名在太原府獲馬千匹

紀甲戌八年楚子熊渠伐庸今衛輝府楊粵今浙江至于鄂今武昌府

胡一桂曰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征揚粵僭立三子為王衛康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地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况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陵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歎息者矣

編壬午十有六年王崩年六十歲子胡立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按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紀癸未元年王為人暴虐無道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詩人作刺
楚子熊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僭王號

編癸巳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帥師征之不克

芮伯諫專利

聖人導利而布之上下

紀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也猶日怵惕懼怨
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
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獻也

紀詩之變雅始作

編乙卯三十有三年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者以能前知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

路以目相盼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也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

防口甚於防川

為川決之使導為民宣之使言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川者決之使導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
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也不久今王塞
天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至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編丙辰三十有四年召公名虎康公十六世孫作詩民勞諷王凡伯作詩板

切責僚友因以諷王

胡宏曰厲王無道召公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掇之顧乃不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于此蓋可見矣

紀丁巳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芮伯作詩桑柔刺之

紀戊午三十有六年西戎入寇滅犬丘大駱之族國人作詩蕩之

刺王

二公忠愛之懷

編已未三十有七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

于彘。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

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對而怒乎？夫事

君也，者險也，而不對，怒而不怨也。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

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紀庚申三十有八年春，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公旦之、召公以太

子靖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

編辛酉三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在彘。後不悉書放此。

編癸酉五十有一年，王崩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

金履祥曰：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詢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王相之，粲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事君險而不怨
召公存孤

二相共理國事

嗜好用舍不可不謹
宣王粲然復興

千古義士之最

召公成天下事

周召輔王脩政
法文武成康遺風

丁奉曰：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立孤兒，遂為千古義士之最。况召公以已子代太子乎？况王長於召公之家，而習其訓誨乎？况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乎？愚於此嘗論之曰：嬰曰死天下事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雖然，嬰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也。但嬰曰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功，特有大小之別耳。

宣王名靖厲王之子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紀甲戌元年，召公周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

山甫，張仲順天下，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

宗周。

編以秦仲為大夫，討西戎，命尹吉甫北伐玁狁。音顯允至于太原，時

西戎又叛，玁狁內侵，逼近京邑，故命仲與吉甫將兵征之。詩人作

六月詩以美王。

紀乙亥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時荆蠻背叛，王命方叔將兵以征之。荆蠻來服，詩人賦采芣以美王。

紀命召虎征淮南之夷江漢平詩人作江漢以美王
編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徐方來庭詩人作常武以美王

宣王任賢使能
宣王能復文武之業
內順治而外威嚴

范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在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編丙子三年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

編丁丑四年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

編戊寅五年命樊侯仲山甫宣命于四方城齊

編己卯六年大旱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王

紀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復伐戎大破之予大駱地大丘

并有之為西番大夫

紀辛巳八年巡狩東郊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詩人作車攻吉日美王

紀壬午九年更作宮室既成詩人作斯干以頌

紀癸未十年安集流民詩人作鴻鴈美王

編乙酉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二子括戲見王王命戲為魯世子仲山甫諫曰不可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主命也天子其圖之王不聽卒立之

編王不籍千畝天子籍田千畝躬耕以勸農也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為

民之大事在農

大上帝之粢盛器食曰粢盛於是在器曰盛於是乎出民之蕃息庶衆也於是乎生事

之共具給也於是乎在和協合輯聚睦也於是乎興財用蕃殖長也

媚神和民

於是乎始敦厚麗大也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亂也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悅也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饒裕也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紀甲午二十有一年魯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懿公而自立

編乙未二十有二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婦人冠也待罪於求巷內庭

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有生過非夫人

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紀癸卯三十年有馬化為人有鬼舞于鎬京

兼向高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無禮不動今則其自責待罪可謂繼美任姒而宣王中興之功內助與有力矣

宣王成中興之名
姜后繼美任姒

編乙巳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王問以為魯後樊穆仲曰懿公弟稱肅恭明神而故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

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之

紀丁未三十有四年發兵征玁狁下民失所流離

紀壬子三十有九年伐姜氏之戎西夷別種四嶽之後戰于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

其地高平廣可千畝王師敗績

編癸丑四十年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簡料其數多寡於太原仲山甫

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協

孤幼也死也終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協民姓人始生吹律合司徒協旅協民

師司寇協姦掌合姦民以死刑之數牧協職物色工協革牛馬羊場協入知粟

數廩協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

乎又審之以事事即籍田蒐狩簡知其數王治農於籍千畝蒐春田曰蒐於農隙

料民太原

平又審之以事事即籍田蒐狩簡知其數王治農於籍千畝蒐春田曰蒐於農隙

仲春既耕之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獮獮秋田曰於既烝升也孟

後隙閑也嘗新寢狩冬田曰狩圍於畢時時務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廟也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謂有禍亂王卒料之

紀甲寅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

編丙辰四十有三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

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

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

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伯仲左儒死之

編己未四十有六年王崩子宮涅立

金履祥曰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

董子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

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其

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反之正

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

弊况宣王末政至於如此哉

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按

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紀庚申元年王無道趙奄父周大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

于晉

編壬戌三年王嬖寵褒姒初夏之衰也褒國名與夏同姓今人之

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

莫吉卜請其粢音釐龍之精氣也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粢在

積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粢流於庭不

別君異友

士不易言以
求生
左儒死於杜
伯

周道粲然復
興

壓弧箕服

也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

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於褒，褒人褒姒。音煦，名也。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罪也。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及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生子伯服。褒姒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

編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洛也皆震動動也地地震動伯陽父音甫柱下史老子

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

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

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

用，不養故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

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國必依山川

數始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周其及乎？

編癸亥四年，衛侯和作詩，悔過，因以諷王。群臣作詩，

刺時政。伯三刺讒，因以諷王。詩人傷時之亂，征役不息，作詩

刺時政。

紀乙丑六年，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伯士死之。

編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紀丙寅七年，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家父作詩，

紀戊辰九年，夏六月隕霜。

編王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其

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既成矣，無可

奈何矣。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

舉烽裂繒

烽火邊火曰烽有急則于候表高處舉之以為信則舉兵來援救

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

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號石父為人佞善諛好利王以

為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皆畔王室始騷擾也

錢福曰昔齊妃笑跛而卻克師與趙妾笑蹙而平原客散幽王舉火戲諸侯以發褒姒之笑而諸侯畔吁自古婦人一笑雖微而貽無窮之禍人豈可以

笑為輕忽而不致其謹哉

李京曰天下之禍于人者多矣未有如溺愛之入人深也溺愛之禍深矣未有如婦人之甚也夫褒姒亦人也何獨乃逞其欲

耶王何必欲投其心濟其欲耶獨不思艷麗之娛樂足矣孰惜夫頓愁之織女深宮之宴笑足矣孰惜夫無衣之桑婦翠衣之

淫荒足矣孰惜夫小東大東杼軸之其空繒之成不甚易而其毀不甚惜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媚一婦人之心而失

國人之心是裂非繒也民也繒聲之焦殺而民思異繒聲之悠長而民思怨繒聲之滌蕩而民思亂晏笑之聲沉殺伐之風起

也尺寸之繒壞尺寸之土崩也卒之白茅歌興而申后黜弁鬻詩作而宜臼廢王之裂矣烽火無徵諸侯效逆王之國裂矣

甚而犬戎難作身亦被害王之身亦裂矣積之以後日之憂固有甚于今日之樂則今日之樂非樂也憂也夫禍不生於憂而

書詩春秋皆座右銘

生于樂故月下馬上之女未必非亡隋之聲泥河金禹之歌奚莫非敗晉之寇然則無逸之訓謹于書傾城之戒重于詩文姜

之孫嚴于春秋要之皆人主之座右銘也

紀已巳十年饑饉召旻作詩刺王

劉恕曰召旻之刺居變雅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紀王嘗為太宗之盟戎狄叛之

編庚午十有一年戊申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山下山在西安府臨潼

鄭伯友死之初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

之申侯與鄭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

殺王于驪山下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諸侯即申

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而西周遂亡

劉恕曰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申號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樛王與舊史不同

編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有功衛康叔之後康叔

武王弟也秦柏翳之後也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國始大卒併諸侯代周而有天下

胡一桂曰幽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於戰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侯九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為平王而周轍遂東矣

